

宋亦英詩詞選



封面题图 周昭怡
封面设计 蒋万景
题栏 陈 研
责任编辑 曾德方

宋亦英诗词选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16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 1/3 插页: 2 字数: 97,000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4,000

统一书号: 10102·1006 定价: 0.70元



宋亦英，安徽歙县人。苏州美专毕业。一九四五年，在上海投身党的地下斗争，一九四八年转入皖南解放区。解放后，历任安徽省美术工作室、省群众艺术馆、省工艺美术局等负责工作，任省政协委员、省美协副主席。童年即酷爱古典诗词，从十一岁到现在，共创作诗词八百余首，先后在报、刊发表三、四百首。所作多紧密联系革命风云以纪事抒怀，大都能袭旧体而寓新意，饱含革命豪情，洋溢着时代气息。

序

劉長輝

《宋亦英诗词选》即将出版了，这使
我想起赵翼的两句诗：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
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当今我们这个时代，
正是以往所没有过的新时代，也是一个才
人辈出的新时代。我们为了继承和发扬我
国民族的文化艺术优秀传统，建设社会主
义的精神文明，整理、出版古典诗词名著，
这完全是必要的，但我以为，更应该面向
当代，注意搜集、整理、出版当代“才人”
的好作品。因为不如此就不足以反映我们
这一“才人”辈出的时代，也不足以反映
这一代“才人”的硕果。安徽人民出版社

将出版女画家、词人宋亦英同志的《诗词选集》，这是一件大有益的事。这一《选集》的问世，说明：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我们的时代、我们的国家，不乏“才人”。而且不乏女“才人”，同时也告诉我们当代文坛，在诗歌创作上，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，还是卓有成绩的。这一集子的出版，对广大爱好诗词的读者，也将是一个喜讯。它对推动古体诗词创作和研究工作，也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有关部门和亦英同志要我为这个《选集》写篇《序言》，我的水平有限，不敢言“序”。但我觉得，作为亦英同志多年来的战友和诗友，对她的作品作一些介绍，实在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所以，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承担了这一义务。

亦英同志，幼聪颖，十一岁能诗，十五岁即填词。她的母亲，诗词传诵一时，

咏絮家风，显然对亦英同志是有很大影响的。亦英同志青年时代，曾在北京、苏州等地就读美术专科学校，绘画之余，兼为吟咏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她怀着抗日救国的思想，在上海毅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革命活动。一九四八年转入皖南游击区，坚持敌后斗争。由于在沪期间，得与上海名流相唱和，以后又经革命实践生活的锻炼，诗词从此大进。

我与亦英同志相识，是在一九五四年，当时我在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，她主持省美工室工作，联系工作期间，我只知其专擅绘事，及至五十年代末期，看到报刊上载有她的诗词作品，始知其能诗。当我养病期间重新操起笔墨写古体诗词时，曾拿作品向她请教，从此，我与她除工作上联系以外，又开始了文字上的交往。这时，她的诗词作品，在艺术上已经比较成熟。

记得一九六二年，我和徐味同志一齐读到她《黄山观日出云海奇观》的两首《菩萨蛮》时，都感到才人吐属，自是不同凡响。至此我们便经常交流作品，互为师友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当我的作品被批判为“反动诗词”时，亦英同志还由于为我的作品说了句比较公道的话而受到牵连。粉碎“四人帮”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，思想大为解放，诗词作品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了。当这一集子才整理出初稿时，我有幸读到了亦英同志的全部作品。经过反复环诵，深深感到亦英同志，不愧是一个新型的革命女词人，她的作品，大都是包含着革命豪情和艺术光彩的革命诗词。

亦英同志的诗词，充满了时代气息，是她四十年来革命生活的结晶。她从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以后，经历了抗日战争、

解放战争，参加了解放后的历次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，经受了十年内乱的冲击，备尝了丧夫殇女的痛苦，并幸逢建设“四化”的新的历史时期。她的这一经历和遭遇，在她的诗词中，都得到了集中地反映。她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恨铁蹄肆虐，痛乡土沦丧，发出了：“登临无限山河恨，三载乡祠冷暮裡”的感叹。当时她十分仰慕秋瑾烈士“报国头颅贱，抛家生死轻，辞亲仗剑海东行”的爱国行径，深深地感到：“兴亡有责”而立志抗日救国。当时她所高唱的：“恩仇未报尚为人，此恨几时平？”“愿持三尺剑，恩怨答分明。”就是一个爱国志士的心声。从一九四五年起，她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时，由于接受了党的教育，对党、对毛主席心折不已，于是她便写出了《沁园春·步毛主席咏雪韵》和《心降》等歌颂党和毛主席的篇

章。当她一九四八年转入皖南敌后工作时，虽然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仍盘踞着大块土地，斗争仍很艰苦，但胜利已经在望，因而她这时的作品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喜悦，从“谁王谁寇早安排，看尔猖狂能再！”和她参加解放八都祝捷大会时写的“脚滑风尖浑不管，浩歌行，震落千山雪。雪纵冷，血愈沸。”等词句，完全可以看出一个革命战士的胸怀和豪情。解放以来，她歌颂了胜利完成三大改造的革命新气象：“花开晴日香愈好，盛世人难老。胸中豪气欲成云，亲见一番春比一番新。”她歌颂了克服三年困难，经济好转的大好形势：“百万关河春烂漫，万千门户月团圆”。她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四十年：“数丰功伟绩，地动天惊。”她还以近二十首诗词，尽情地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——黄山。她用：“红树青山看不

尽”、“远近山无一笔平”、“白云浩荡天如海，脚下奔腾万笏山”等句，形象地刻画了黄山的奇景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党和国家以及她的家庭，都连遭不幸，她的爱人吴文瑞同志，与她是：“戎马生涯”中的“书剑侣”，“艰难岁月”里的“师兼友”，不幸于一九七〇年因公牺牲，正如她自己写的：“革命为家四十载，一朝分手千秋隔。”她以革命的夫妻之情，用诗和词对吴文瑞同志进行了深切的哀悼和怀念。毛主席、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逝世，因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危，更使她忧伤不已。她虽以：“恸天柱忽摧，星辰失色；导师竟去，江海谷声”等词句，表示对毛主席的痛悼；还以千钧笔力，写了这样的词句：“旷代雄才，千秋遗爱，功在人心不在碑。”以表示对周总理的崇敬与悼念，和对“四人帮”的深切痛恨。她还

以最大的革命激情，一再地歌颂张志新烈士，其中《张志新之歌》，既是对张志新烈士最热烈地赞颂，又是对“四人帮”最强烈的控诉。她更以不少篇章，热烈地歌颂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形势和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伟大成就。所有这些，都说明：她的作品是忠于历史事实，忠于实际生活，是发于真实感情的。真正做到了：“诗言其志，情见乎词。”

宋亦英同志的诗词，在艺术上也是有它的特色的。她这个集子，可以说是无体不备。《选集》共约二百二十四首诗词。其中词一百二十五首，诗八十九首。词中的小令最多有六十二首，长调有四十二首，中调只有二十二首。诗中以七绝最多有六十二首，七律十八首，五绝七首，最少的是五律和七古各一首。从这个统计数字看来，说明她不但善于填词，也善于作诗，特别

喜爱填小令和作近体七言绝、律等短诗。由于她后来经历愈多、感慨愈深，短诗和小令往往不能适应她所要反映的内容，因而就更多地运用了长调词的形式。这里值得指出的是，她的中调词虽然不多，但很擅长填《喝火令》一类的词牌。比如《读〈宝刀歌〉怀秋瑾烈士》中：“凄绝秋风秋雨，千载不堪听。”和《怀念周总理逝世二周年》中：“永忆忘私，永忆为人民，永忆朝霞红遍，未灭夜窗灯”就是一些掷地有声的佳句。她所作的五律和七古，虽然只各有一首，但却很有分量。五言律诗，古人喻为“诗中长城”，最难写好，而她那首《久不得吴文瑞同志消息有赋》诗：“一别忽一月，秋风海上山。计程频入梦，对酒不成欢。出岫云重聚，离群雁更单。如何迟竹帛，不为报平安。”通首一气呵成，情真意挚，饶有唐音。至于她那首《张

志新之歌》的七古长篇，洋洋洒洒五十多韵一百多句，高唱入云，气吞河汉，犹如山鸣海啸，大声镗鞳，振人心胸。尤其是一连串的“胡为乎”：“胡为乎铁打江山你争我夺今自乱？胡为乎昔之元勋名将今成阶下囚？胡为乎坚持真理即反党？胡为乎捍卫马列反成“修”？胡为乎民主国家不许人民一开口？……”如泣如诉，以歌当哭，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。

亦英同志的诗词，题材也非常广泛。她不但善于言情，也善于状物。她的作品中，既有大量歌颂党、歌颂革命斗争、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悼念革命烈士、怀念战友和革命伴侣等感人的篇章，还有不少写景、咏物、题画、咏史、怀古、赠人等好的作品。她的《黄山观日出云海奇观》两首《菩萨蛮》词，就是难得的佳篇。例如她以“余霞纷四被，万壑千岩醉。

恍到水晶宫，朱砂透顶红。”那样比喻新颖、设色秾丽的句子来描绘黄山的日出；以“回头忽作乘槎客，惊涛骇浪排空立。万里白云铺，群山一览无。”那样飘逸、奇瑰的丽句来形容黄山的云海。这是多么形象？多么引人入胜？她的咏史诗，一反历史上把褒姒、杨妃视为“祸水”、为历代昏王开脱罪责的不公之论，是一组具有独到见解、富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妙篇。她的怀古诗，以《采石矶怀李白》的《西江月》词，最为出色：“丈夫耻与畜同群，一笑飘然远引。”活绘出李白的高傲形象，写得多么飘逸！“断崖千丈怒涛鸣，似为孤臣诉愤！”又是多么感人而引起人们心里的共鸣？

亦英同志的诗词风格，既是多样化，又有她独特的风格。杜甫曾提倡“转益多师”，杜牧曾主张“师古变古”。亦英同志，就是通过自学，从“师古”中兼收并

蓄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特有风格，我们从她的这一《选集》中，可以看出她的词，有的具有“豪放派”的味道。集中所载：“遮天帆棹正南来，助我翻江倒海”、“万般猛政复苛刑，处处啼痕血印”、“多少血仇多少恨，向亲人未诉声先咽。天下事，匹夫责。”（《皖南行军词抄》）“百炼精金柔绕指，头砍无非碗大。况喜见风吹云破。万里江山千载业，便黄昏忍教蹉跎过。发胜雪，心如火。”（《金缕曲·京行志感寄方徨》）等句，就是明显的例子。但也有一部分词有“婉约派”的韵味。如《三台令》、一九四四年作的《浣溪沙》和《西江月·岳西纪行》等篇，就是一些风韵娟娟之作。她的诗，七绝似有杜牧清新俊逸的风韵，如“无眠夜步当寻常，月载诗魂冷上墙。一架茶蘼清似画，风来踏碎满庭香。”（《夜步即景口占》）、“茶浓如酒夜难消，红烛

流残泪几条。明月有情应记得，十年多少往来潮。”（《沪居有感》）她的七律则似白乐天、陆放翁抒情言事诗那样的情真意挚感慨无限。如“松菊自陪闲岁月，梦魂长恋晋山川。”（《和韩止水先生元旦感怀诗》）“风唳八荒伤世乱，月明一枕伴蛩啼。”（《摇落》）“穷真能送何殚远，酒果排愁肯讳贫？”（《沪居感怀》）“路因走过才知曲，墨不磨人那得诗？”（《漫成》）她有的诗似清代王渔洋所主张的神韵悠然，如：“父老龙钟儿长大，相看禁得不消魂？”（《病中送三嫂归里》）“雁字无凭人亦去，西风锦瑟怨年华。”（《乱世佳人》观后）“颓然一病萧闲甚，赤足蓬头卧读书。”（《庵居什咏》）“四十年来多少事，丹青中有小沧桑。”（《贺陆敏荪、王碧梧夫妇画展》）有的诗又像清代袁子才所主张的性灵独绝。如：“多情佛更痴于

我，夜夜残灯泣穗红。”（《庵居什咏》）

“结草衔泥来往忙，呢喃细语燕归梁。声声似说村居好，胜过芦家白玉堂。”（《瓦埠湖村居春兴》）但从总体来看，我以为既清新又豪放，则是她诗词的独特风格。这也就是她“转益多师”，兼收并蓄所获得的艺术成就。

亦英同志所作诗歌，虽然运用的是古体诗词的形式，但由于她反映的内容，都是人们所经历和了解的现代革命生活和斗争，她所抒发的感情，也是每一个革命者共同具有的革命豪情，加之她艺术风格清新、流利而不陈腐、晦涩；旷达豪放而不消极、阴沉。因而雅俗皆能共赏，使人读来，既感到有浓厚的时代气息，从中得到鼓舞又有十分雅致的韵味，给人以艺术享受。有人赞她是现代李清照。我以为李清照诗词的进步性，主要是表现在她的